



紫荆花

阳光缘



千柔◎著



Qian Rou

千柔
言情系列
小说



文化艺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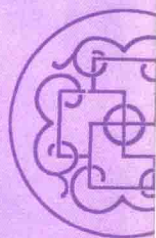


紫荆花

LA JEN HUA

千柔◎著

阳光缘



文化艺术出版社

J227.2
21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荆花/千柔著.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0.1
(千柔言情系列小说)

ISBN 7-5039-1923-X

I. 紫… II. 千…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758 号

千柔言情系列小说

紫荆花

(4 册)

千柔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万泉寺甲 1 号

邮政编码:100073

江苏吴县市文化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9.1 字数:560000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9-1923-X/I·819

定价:51.60 元(全 4 册,每册 12.90 元)



内 容

提 要

女大学生雅江被艺术家亚岗的翩翩风度所惑，拒绝了同学纪远的爱情。谁知风流多情的亚岗终于玩火自焚，被妒火中烧的另一情人晓霞设计同归于尽。

而纪远则在孤独寂寞中接受了小太妹若男的爱。但若男终因得不到纪远的心以致吸毒过量而丧生。

经历了失去恋人痛苦的雅江和纪远在五年后重逢。但他们会再次步入爱的殿堂吗？





阳光缘

目 录

1. 有爱就有恨	1
2. 爱情的魔鬼	21
3. 抓住新爱	35
4. 亲密仇人	54
5. 爱的阴谋	77
6. 同归于尽	92
7. 疯狂少女	106
8. 留住青春	125
9. 小太妹	148
10. 为了拯救她	161
11. 永远的分别	174
12. 黄昏的彩霞	203



1 有爱就有恨

秋天了，操场上的风大极了，雅江提着书箱和一张20号的白画布慢慢在空操场上走着，一边还要兼顾着不断被风吹得飘起来的裙子。操场前方的边缘是小小的枫树林，风粘着黄叶子无声地坠落到地面上，她眯着眼睛朝着那里望了一眼，枫香树的后面走出来一个人。

“雅江！”刚刚在树下睡醒午觉的男孩跑了过来，扬着手招呼她。

“我来帮你拿！”男孩伸手接去她的书箱。

“谢谢你！纪远！”雅江被他的手无意间触到了，心中一动，但仍保持着面色的冷漠，淡淡地说着。

“暑假时全班去露营，为什么你没去？”

“我正好出远门去了！”她把裙子用力地折了个角，“这里风太大，真令人讨厌。”





“其实你不说我也晓得，你去澎湖看潘亚岗了。”
纪远的眼角里掠过一丝懊恼，“我就不明白——”

“纪远！”她站住了脚步，“这件事情实在与你毫不相干，对不对？”她不想提，为什么他偏不放过她？

纪远没吭声，也停住了，他是个英俊的男孩子，一米八六的身高，英挺轩昂，功课、人品样样第一，全校的女孩都迷他迷得要死，只要在篮球场上出现，包管有大批的啦啦队，唯一对他没意思的就只有班上这个眼睛长在头顶上的雅江了。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多不给我面子？我早就跟他们夸过口，打保票说你一定会来！”纪远有些激动，“你明明答应我的！”他不是存心责备她，真的不是！但他按捺不住，虽然明知时间场合都选得不对；这几天来，他一直没找着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她始终都好像有意在避着他似地。

“是又怎么样？”雅江垂下头，密密的长睫毛遮掩着丹凤眼。的确是她没理，但当亚岗写了封快信一定要她去时，她能拒绝吗？能吗？

“你很没信用！”纪远费力地咽下一口气。

“我们还没有熟到可以吵架的地步！”雅江冷冷地拿过自己的画布，急步往前走。

“我最恨人家骗我！”纪远平日傲慢和不驯的表情又自眼睛、唇角浅浅地露出来，他从未学过如何对别人低声下气，只有雅江，动不动就给他钉子碰。

“十七八岁的小男孩要学得跟个老头子似的！”

“我就是讨厌你跟潘亚岗在一起！”稚气的愤怒在

眼内闪烁，“我承认潘亚岗是个成人，但我告诉你，他是个花花公子，你跟他一道不会有好处！”

“你管不着！”眼泪在雅江的眼眶内打转，她没有办法再和他说下去，澎湖，潘亚岗！这个暑假给她太多的回忆，太多的伤痕……她抓着画布箱冲上了楼梯。

“我不再是个小孩子了！”纪远追了上来，用力地握住了她的手腕。在楼梯上下的同学纷纷抛来奇异的眼光，但他不管。

“放手！”她低叫着。

纪远松手了，因为管训导的教官正从上面走下来；但他的脸涨红了，变得很难看，雅江没理他，自顾自的跑了上去，推开油画教室的门。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纪远紧紧地咬着牙，喃喃地对她窈窕的背影说。

“发什么愣？纪远！”一双手掌重重地落在他的肩上，是他在校队的搭挡陈方。

纪远懊丧地摇摇头，懒洋洋地回身下楼。

“又为了雅江？不是我说你，纪远，我觉得你最好还是算了。除了潘亚岗，这世界上她把谁放在眼里头？你又不是不晓得，何必自找麻烦呢？这样吧！今晚小龙他们一伙人在阳明山开舞会，我把金陵的小野猫介绍给你认识，怎么样？包你又热情又惹火！”

“少来！”纪远推开了他：“除非她去当尼姑或者我去做和尚，否则这一辈子我跟她没完没了！”有一种危险的、稚气的勇气漾在他唇边。

“真动心了？”陈方干笑两声：“别事后说我没警





告诉你哦!算了吧!人家可是青梅竹马,又是如今鼎鼎有名的画家,年轻有为,咱们连大学能不能读你还不晓得,凭什么和他争?”

“是朋友的话你就别管!”纪远冲下了楼,头也不回的又跑到枫树林去。

此刻,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地思索。他站在崖上,越想越不是味道,索性抓起地上的石子,狠狠地朝无人的谷中扔下去。他觉得自己此刻举动无聊得像个疯子,但他再也管不了那么多……。

“你倒是很有点傻力气嘛!”蓦地,一个娇脆的声音在他后面响起来,他愕然地回过了头,一个穿着红上衣、红短裙、红色长靴的女孩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那里,像太妹似地双手叉着腰瞪着他。短短的娃娃头覆在额上,唇边似笑非笑,俏皮得就像是一团红色的火焰。纪远冷冷地哼了一声,继续往下扔石头,喉咙和眼睛干燥有如火烧。

“怎么?失恋了?”火红的影子又投入眼帘,站在他的身边,毫不知羞耻的也从地上抓起一把石子,递给他:“傻瓜,你要是丢完了还觉得人生无趣的话,何不从这里跳下去,瞧!多省事啊!”她装模作样的往谷下看了一眼。

“再在这里啰啰嗦嗦就把你扔下去!”

“哼!你敢?”小太妹撇撇嘴,耸耸肩:“你有这能耐吗?”她轻视的眼光像刀子一样锋利。“你这种人我劝你还是趁早向溪口疗养院申请申请吧!现在神经病太多,可能已经满额了,但是为了健康着想,你应该早做

准备才是!”

“你有完没完?”满腔怒火像溪涧的水般满涨起来,这个疯丫头!恐怕只有老天才知道他纪远倒的是哪国的邪霉!他逼近了一步。

“算了!”小太妹摇摇头,向后退了一步:“本来想抓个人聊聊天的,看你这副要吃人的德性,啧啧!”她咂咂嘴,转身大摇大摆地走了。

“站住!”纪远突然大喝一声,吓了她一大跳,重又回过头来。

“你以为你是什么大侠好汉?这样大吼大叫的?”她仍是一脸的嘲笑。

纪远忽然像泄了气的皮球般坐了下来:“如果你不怕本少爷把你扔下去就乖乖地坐下来,陪我说话吧?”

“哼!你总算想通啦?”小太妹毫不客气地坐在地上,掀起一把青草,放进了嘴里。

“牛羊不分家!”她一点也不在乎地继续嚼她的青草,然后说:“问完了吗?现在该我问你啦!你是谁?有啥事想不开在这儿又吼又跳的?”

“我——”纪远一时语塞。

“男子汉大丈夫!别跟豆腐一样,我顶不欣赏没出息的人啦!”她吐掉了草渣子,拍拍屁股站了起来:

“好了,不打不相识!咱们交个朋友吧!”她像模像样的教训了他一顿,然后大大方方地伸出手,道:“怎么样!握握手吧?我叫林若男!”

“我叫纪远!”他也伸出手,忽然想到什么似的叫





起来!“你就是林若男?”

“怎么?大名鼎鼎的林若男,听过是吧!”她得意洋洋地重重地握了他的手,“这学期咱们是同学啦!”

“你怎么——?”提起林若男,在年轻一辈的圈子里的确无人不晓,她的野、漂亮、会玩、阔气,早就被渲染得像神话似的!只是从来没见过她,在这个地方碰到,的确使纪远非常意外。

“哈哈!你就是如雷贯耳的纪远吗?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我也早就听过你的名声啦!”

纪远不太明白她在说什么怪话,但她一身的锋芒,一身的棱角是那么扎眼地吸引住了他,他很敏锐地感觉到了她与众不同的味道!

“你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来读这种学校的是吧?”她自顾自地说:“其实一点也用不着奇怪,我这已经是第四所学校啦,我刚刚被那所王八蛋尼姑学校退学,我老头便赶紧捐了一大笔钞票给这里,所以我就顺顺当当地进来了,哼!正如我所预料到的一样,破——破——破!破得无以复加,本来我只想来认识认识环境就掉头的,不过既然碰到了你嘛,那就马马虎虎的委屈委屈算了!”

纪远有些张口结舌,简直一派西门町的野女孩口吻嘛!不过她那口气天真可爱,再过火也遮盖不住她本身淘气的光芒。

“我说的话令你受不了是不是?老天!这是太空时代了!算了算了反正也没几个人受得了我的,只要你不昏倒就算是有点道行的了!”她一脚踢掉脚上的靴子,在

草地上光着脚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

“瞧你那股疯劲，像幼稚园的小鬼一样，喂！林若男，你知不知道我是个大男人？”纪远存心想气她。

“想占我便宜？”林若男一点也不在乎地仰头大笑，“你试试看，傻大个儿，你还没过来我就把你踢下去了！”她重新坐了下来，忽然用一种很奇异的眼光瞅着他：“我说纪远，看你傻乎乎的样子想必很纯洁吧！我问你，你跟女孩打过啵儿没有？”

纪远一下子几乎愣住了，这个疯丫头，哪根筋不对劲，吃起他的豆腐来了？他的脸开始火辣辣地发着烫。

“听不听啊？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从前啊，有一男一女坐在公园里，明月当头，男的如醉如痴地问女的：‘亲爱的××，我可以吻你吗？’女的很‘娇羞’地坐在那里不吭声，男的又问了一遍，女的还是不讲话，最后男的火了：‘××，你是哑巴啊？’，女的马上摔了一记耳光在他脸上吼着说：‘××，你才是死了呢！’怎样，纪远，好笑不好笑？知道好笑就大笑两声，要不然我也以为你‘哑’了呢！噢！你还坐在那儿干嘛？‘你死了吗？’”

纪远啼笑皆非地坐着，真令他受不了！但是另有一种心情在心中蠢动起来。

“瞧你那呆样，难怪要失恋。”林若男走过来，出其不意地搂住他颈子，纪远一下子全身僵硬起来，可怕的发着热，像有一团火在里面烧，他难过极了……

“乖乖，别动啊！”林若男热乎乎的呼气喷在他脸上，“小傻瓜，你完了！我在引诱你呢！你这副乖样，让





姑娘教育教育你，别动啊！”她催眠似的扳住了他的脸：“好好记住啊！你的初吻是给一个叫林若男的坏女孩抢走的！”

他的心一阵激动，一阵亢奋，还没有意会过来时，又软又香的东西已经堵住了他的唇，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用力抱住她，此情此景，就像是梦幻般不真实，但管他的，就算是梦也好！他的身体热岩浆似地融化着……四周一切都静了下来……那滋味仿佛神游太空般地美妙！

当、当、当……校钟开始响了起来……还有堂课，唉！不管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在沉迷中醒了过来，睁开了眼睛，林若男的脸也是一片潮红，眼中的光芒如水似的发着亮光，但她甩甩头，那份不在乎的神情又恢复了过来，她露出雪白的门牙，朝他嘻笑着：“怎么样，纪远，开窍了是吧？”

“你——”他为之气结，说不出话来，想象中，“吻”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他忽然觉得窝囊得要死，好像被白白地戏弄了一样。

“哟！生气啦？我又没强暴你，你少了什么还是多了什么啊？”她把腿塞进不用拉链的直统马靴里，那的确是条漂亮极了的腿，雪白修长像用玉雕出来似的，他失神地看着，用力地咽了口口水。

林若男慢条斯理穿好靴子，道：“好心没好报，这世界上还有公理吗？谁听过女人强暴男人的？真要笑死姑娘我了！白费我一番苦心，理当向你收钟点费才是！”

“你存心要我是不是？”他的眼睛都红了。

“唉呀!小傻瓜,想开点成不成?得了得了,没人会给你立贞节牌坊的!这年头要做就得想法子做个吃香的男生,要不然傻里呱几的谁会看上你?”她插着腰,似笑非笑地说,“以为有一大群的女生崇拜你要死?告诉你,那都是假的!屁用都没有,要活就得真的活!要爱也得真的爱!什么纯情啦、痴心啦,不仅幼稚,而且会痛苦死你!奉劝你一句话——去找个真正的女人,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好了,这堂恋爱课上到此为止,拜拜!我要走啦!”

“你去哪里?”他跳了起来,这个野丫头,真该有人收拾收拾她才行。

“你要怎样?”林若男瞄瞄他,“少跟我吹胡子瞪眼睛,今天这堂课叫你受用无穷,一辈子都会感激我的!”

“不准走!”他拦住她。

“嘿!长到这么大,还没哪个混蛋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过话呢!好吧!我倒要看看你打算干什么!”她用野猫一样的眸子瞪着他。

纪远真的很想教训她,可是也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什么也不能!他气呆了,而且更可恶的发现自己真的十足像个傻瓜!

“没事是不是,我可是要走了!”她甩甩头。

纪远失去理智地忽然发狂地抱住她,全身血液都沸腾了!他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了……林若男却张嘴咬了他一口,迫使他放了手,他瞪着她,心中不知是何滋味。





“你真是很温柔啊!”她一掠头发,“我发现我可能会很喜欢你,可是现在不行——”她一出林外,远远地有人走过来:“看到没有,那是我老头的秘书和保镖,如果发现你在‘欺负’我的话,你马上不是少条胳膊就是要断条腿,不相信的话你试试看好了!”她昂起头,抛下他大步地走开了。一阵风吹过,树叶又簌簌地落下来,她伸手摘了一片枫香叶,“普天下的痴情种都最流行什么枫叶寄情啦!如果爱上我的话,就捡片叶子回家做纪念好啦!”

她眼中那逗弄的光芒射过来时,纪远发现有种他所不知道的东西紧紧地攫住他的心胸,几乎使他窒息。

“你……”

“再见啦!小乖乖,你今天真运气,我比所有的人都好!”她一蹦一跳地跑了。

他举目望向那来人的背影,狠狠地咬了下唇,叹了口气重重的。

是什么样的鬼使神差?天!一个雅江还不够叫他烦恼的吗?偏偏又蹦出来这个疯丫头,她那股闹翻天的捣蛋劲儿,他招架得了吗?

她——一定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小妖精吧,甚至把他像玩具似地在手上耍着只有自己知道的把戏……

他的心除了给雅江的那一部分,其他的——似乎在这怅然若失的一刻,全被林若男这小太妹给带走了!

一片落叶飘了下来,他情不自禁地去接住……

□ □ □

早晨了,雅江掀开被子跳下床,拉开窗帘,在打开

窗子时忽然“咦”了一声。

向着街那边的窗台上，摆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她伸出手去拿，花上带有晶莹的露珠，清甜的香气淡淡地沁入肺里，她忘我地呼吸着。

“是谁？”她伸出头，警觉地向安静的院内四下望着，没人！到底是谁来放这朵花呢？奇怪，会是小偷吗？她望着那堵高高的围墙，除非有人冒险从那上面跳下来潜进院中……忽然打了一个寒颤，花也不由得掉到地上去了，难道有人在她开玩笑？可是又怎会避过家里养的两只大狼狗？太可怕了！

“茱茱！莉莉！”她轻轻地呼唤着，两只黑色的狼犬立刻乖巧地摇着尾巴跑来了，拼命地趴在窗口，希望能得到一点主人的奖赏。

太奇怪了！她一边轻抚着两只面孔看起来十分凶恶的狗一边在想，放花的人如果能奋不顾身地跳进来，那末，打开她的窗户进来也一定不是难事……

“奶妈——”她想出去叫奶妈，忽然咽住了，是的，这两条狗是受过训练的，绝不可能饶过任何一个生人，那它们一定认识他，突然，一个人名在心底涌了出来，那么温暖，又那么猝不及防的！

亚岗！会是他吗？不！她重重地摇了摇头，不会是的！怎可能是他？但除了他，别人谁能骗得过这两条狗？

“啊！”她开了窗户，迅速地穿好衣服，本来已经冷透了的心忽然又活了过来，不顾一切地活过来……

跑出去一看，倚在大门口围墙外的果然是亚岗，他含笑望着她，手中还有另一支红玫瑰。





“是你!”她以手抚着额,是的!这个英挺的、才气横溢的、叫她又爱又恨的男人,仍使她不能自制,仍然使她感到晕眩。

“为什么意外?天底下没有永远的事!我当然会再来看你!”他把手中的花递过去。她喘息了一声,忽然发恨地把花摔到地上去,长长的刺割着了她的手,但她也不管,泪珠在眼眶内打滚:“你为什么还来,为什么还来?再来伤害我一次?不!永不!”她的嗓音嘶哑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亚岗一点反应也没有的把花从地上捡了起来,“身为女性,应该有点美德才对!”他玩世不恭的眼睛理所当然地看着她。

“你无耻!”雅江一甩头,又气又伤心,气的是自己仍然在爱,伤心的是他依旧如此无礼狂妄。她转身回来,而且将门重重地关上。

“雅江!”亚岗在门口轻喊。

“你别进来,你敢来我放狗咬你!我一辈子恨你!”她边哭边嚷着跑进了房间,她再也不能上当了!这个王八蛋潘亚岗,一次两次的伤她的心,她受够了。

没有人被吵醒,除了两只忠心的狗不解地向她摇尾巴外,谁也没出现。

半个小时后,当雅江打开后门准备去上学时,迎面站着的竟是潘亚岗,微笑的、潇洒的、霸道的,双手插在裤袋中站在那儿。

“你真是阴魂不散!”她咬着牙骂了句,然后提着画箱飞快地走了。

“我们认识得太久,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晓得?”